

白日昇漢譯聖經攷

內 田 慶 市

Jean Basset's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into Chinese

UCHIDA Keiichi

The influence of Jean Basset's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into Chinese on Robert Morrison's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into Chinese is well known. There are four groups of manuscripts for Basset's translation. This research will present an initial consideration of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se manuscripts, after which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Morrison translation shall be explored.

キーワード：漢訳聖書、四史攷編、Harmony of the Gospels、白日昇（ジャン・バセ = Jean Basset）、モリソン、カサナテンセ図書館（Casanatense Library）、大英図書館、ケンブリッジ大学図書館

1. 前言

馬禮遜的漢譯聖經《神天聖書》全二十一本是1823年完成的。之前，他1810年首先出版了《使徒行傳》，後來1813年把新約部分作為《新遺詔書》出版，1823年把舊約的部分作為《舊遺詔書》出版。

大家都知道馬禮遜翻譯聖經時，參考過天主教徒的漢譯聖經。他自己也說過這樣：

《新約聖經》中間的部分是以某無名氏的作品作為藍本的，其敬虔勞苦的成果正保存在大英博物館。我擅自作了修改並補充了於我來說是必要的資料。《馬禮遜回憶錄》

當他學會中文寫作模式，並對中國文字有相當的熟識後，他開始錄寫那份正如之前曾提及藏在大英博物館的中文稿本，當中含有四卷福音書，使徒行傳並保羅的所有書信，除了希伯來書。（同上）

我首先印刷的《使徒行傳》是從手抄本中摘選的。（同上）

馬禮遜參考的大英博物館（現在的大英圖書館）收藏的聖經抄本叫做《四史攷編耶穌基利斯督福音之會編》（簡稱《四史攷編》）。

《四史攷編》是誰做的，關於這個問題，現在已經由如下面的研究解明是白日昇做的。

Bernward H. Willeke, 1945, 1960

A. C. Moule, 1949

矢澤利彦, 1967

Hubert W. Spillett, 1973

最近白日昇的漢譯聖經已經發現了四種抄本, 我將在下文談談各種白日昇的漢譯聖經的區別和馬禮遜的《神天聖書》的關係。

2. 白日昇的漢譯聖經四種

白日昇 (1662-1707), 本名 Jean Basset, 是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士, 1689年抵達廣東, 而後活動在廣東、福建、浙江、江西、四川一帶。

現存 (到現在發現的) 的白日昇的漢譯聖經有如下四種:

- (1) 大英圖書館收藏的抄本 (Sloane Ms. 3599) → 附圖 1

全377葉, 每半葉 6 行, 每行24字

- (2) 香港大學圖書館收藏的馬禮遜抄本→附圖 2

2 這是1805年到1806年馬禮遜在他的中國人助手容三德 (Yong Sam-tak) de 幫助下抄寫了大英圖書館的抄本而帶來中國的。有標音、註記。

- (3) 劍橋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抄本→附圖 3

全205葉, 每半葉12行, 每行24字

- (4) 羅馬卡薩納特 (Casanatense) 圖書館收藏的抄本→附圖 4

這是最近發現的, 只是關於這本抄本的存在, 已經有如下的記載: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sent Ta Ch'ing, were the palmy days of Jesuit missions in China. At that time portions at least of the Scriptures we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printed for general use. It is not improbable, indeed, that the whole of the Scriptures were translated, though they were never printed, and therefore never got into general circulation. A manuscript copy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seven volumes, now preserved in the library of the Propaganda at Rome, may belong to this period. (Rev. John Wherry 1890, 47p)

惠志道博士 (J. Wherry) 注出現今在羅馬圖書館中保存的一冊漢文的新約稿本, 共計七卷, 也可以歸入這個時期 (即清代初年) 的著作之內。(賈立言, 馮雪冰《漢文聖經譯本小史》1934, 16p)

但實際上說, 最早指出過這本書的存在是雷慕沙。他早就1811年已經這樣說過:

白日昇的七卷本新約譯本保存於羅馬傳道總會 (Abel Remusat, "Sur les traductions de la Bible en langue Chinoise," *Melanges Asiatiques*, 1825)

全七冊, 364葉, 每半葉 9 行, 每行22字

白日昇的學生李安德曾經提到過當時他手上至少有三份「原初的抄本」(primary copies), 現在可以說都發現了。

3. 合參本和完整本 —— 哪個先，哪個後？

上面的四種抄本分成兩種，一個是合參本，一個是完整本。

大英圖書館抄本和香港大學抄本本來當然是一個版本。劍橋大學抄本和大英圖書館抄本字句基本上一樣，只是劍橋本缺少第一章的開頭部分（＝大英本的開・罷了。這三種的福音書的部分都是“合參本”（Diatesseron）。而羅馬卡薩納特本的福音書是按照原來的聖經的章節的順序排列的“完整本”。《使徒行》以後，兩種雖然有些字句的不同，但是基本的結構一樣。

“合參本”可以說是一種“節本”，因為把全部章節綜合起來也不能復元為本來的完整的體裁。比方說，《瑪竇》的缺少的部分（羅馬抄本有，但是“合參本”沒有的部分）有如下：

第一章：第十八節的後半部分，第二十五節的後半部分

第三章：第一節到第三節

第四章：第一節到第十一節，第十七節到第二十二節

第八章：第一節的前半部分，第五節到第十節，第十三節，第十八節到第二十二節

第九章：第一節到第八節，第三十五節

.....

關於“合參本”究竟是由誰編成的問題，我們在上面也認為是白日昇編成的。但是實際上說，不管李安德的敘述裡或者馬禮遜的記述裡，也沒有提過白日昇自己編寫了“合參本”。我們再看看如下的李安德和馬禮遜的敘述：

（白日昇）也將《新約》由拉丁文翻譯成中文，從瑪竇福音到蒙福的保祿致希伯來人書的第一章；然而，由於他的逝世，未能完成這項傑出的工作。（1760.7.25）（轉引自2008曾陽晴「白日昇《四史攷編耶穌基利斯督福音之合編》之編輯原則研究」的引文）

當他學會中文寫作模式，並對中國文字有相當的熟識後，他開始錄寫那份正如之前曾提及藏在大英博物館的中文稿本，當中含有四卷福音書，使徒行傳並保羅的所有書信，除了希伯來書。（《馬禮遜回憶錄》）

他們只說“從瑪竇福音到蒙福的保祿致希伯來人書的第一章”或“當中含有四卷福音書，使徒行傳並保羅的所有書信，除了希伯來書”，可見他們說的是完整的四個福音書，不是“合參本”。

那麼福音書“合參本”是誰做的，我認為還是白日昇做的。根據 Adrien Launay 的記述，白日昇除了編輯了聖經以外，他還做過《聖教要理》等書，我看福音書“合參本”（就是《四史攷編》）也許是《聖教要理》之類。

他編輯了小公教要理，翻譯得四十年以後的傳教士還給信徒勸看那樣不錯。他們直到1904一直使用他的公教要理。（Adrien Launay）

還有一個問題，是“合參本”和完整本，哪個先有，哪個後有。

我的推測是這樣的，先有羅馬卡薩納特抄本，後來按照卡薩納特抄本編了《四史攷編》＝“合參本”福音書。因為“合參本”的遺漏或寫錯的部分較多，另外還有個別詞彙的區別。這裡我只舉“Holly Sprit”的譯詞的“聖風”和“Christ”的譯詞的“基督”為例。

[Holly Sprit]¹⁾

【四】 基利士督乃生如是……自聖風所有之■遇形（■表示缺字）

【羅】 基督乃生如是……自聖風所有之胎遇形

【神】 夫耶穌基利士督之生為如此即厥母馬利亞聘與若色弗時伊等未相合之先遇馬利亞由聖神風而受孕

【聖】 夫耶穌基利士督之生也如此即厥母馬利亞聘與若色弗時伊等未交合之先馬利亞已由聖風而受孕
（《瑪竇》1-18）

【四】 我今以水洗汝希汝悛改然後我必來者其能踰于我吾弗堪報厥履其將洗汝以聖神以火

【羅】 我今以水洗汝希圖汝悛然後我必來者其能踰于我吾弗堪執厥履其將洗汝以聖風以火

【神】 我固以水施洗爾致悔罪惟後我而來之耶穌大於我厥鞋我不堪帶之其將于聖神風並火而施爾洗禮

【聖】 我以水施蘸爾致悔罪第後我而來者能於我厥鞋皮帶我不堪解之其將於聖風及於火而施蘸爾（《瑪竇》3-11）

【四】 若翰方任之耶穌既領洗即自水而上為之天開且見聖神如白鴿降于其上

【羅】 若翰方任之耶穌既領洗即自水而上為之天即開且見神之風如白鴿降于已上

【神】 故若翰依之耶穌既領洗即上出水而卻天開與之而神之神風現似鴿降落其上

【聖】 耶穌既受蘸即上出水而見天開與之並神之神聖風似鴿降落其上（《瑪竇》3-16）

【四】 凡出言詆人子者將得免也然出言詆聖神者現世後世將不免也

【羅】 凡出言詆人子者將得免也然出言詆聖風者現世後世將不免也

【神】 又凡以言攻人之子可赦之惟凡以言攻神風者不致得赦連于此世連于來生也

【聖】 又凡以言攻人之子可赦之惟凡以言攻聖風者不得赦非特于此世連于來生也（《瑪竇》12-32）

【四】 凡出言詆人子者將得免也然出言詆聖神者現世後世將不免也

【羅】 凡出言詆人子者將得免也然出言詆聖風者現世後世將不免也

【神】 又凡以言攻人之子可赦之惟凡以言攻神風者不致得赦連于此世連于來生也

【聖】 又凡以言攻人之子可赦之惟凡以言攻聖風者不得赦非特于此世連于來生也（《瑪竇》12-32）

【四】 耶穌曰且達未為何以聖神稱之為主曰

【羅】 耶穌曰且達未為何以風稱之為主曰

【神】 其謂伊等曰則大五得如何以神風言而稱之主云

1) 【四】=《四史攸編》（劍橋、大英、香港）

【羅】=羅馬卡薩納特圖書館本

【神】=馬禮遜《神天聖書》

【聖】=馬士曼《聖經》

【聖】 其謂伊等曰則大五得如何以神風言而稱之主曰（《瑪竇》22-43）

【四】 爾等則往訓萬民洗之以父之子之聖神之名

【羅】 爾輩則往訓萬民洗之以父之子之聖風之名

【神】 故爾往去教訓萬國施洗伊等于父者子者及聖風者之名也

【聖】 故爾往去教訓萬國施洗伊等于父者子者及聖風者之名也（《瑪竇》28-19）

【四】 又証曰余已見聖神如白鴿自天降而居其上

【羅】 証曰余已見聖風如白鴿自天降而居其上

【神】 若翰又証曰余既見聖風如白鴿焉自天降而居其上

【聖】 若翰又証曰吾見聖風如鴿焉自天降而止其上（《若翰》1-32）

【四】 余素弗識之然使我付水洗者其語我曰爾見聖神所臨居者此乃以聖神洗者也

【羅】 余素弗識之然使我付洗者其語我曰爾見聖風所降臨居者此乃以聖風洗者也

【神】 余素弗識之然使我付水洗者語我曰爾見聖風所臨居者此乃以聖風而洗者也

【聖】 吾素弗識之然使我施水蘸者謂我曰爾見聖風所臨止者此乃以聖風而蘸者也（《若翰》1-33）

羅馬本都是“聖風”（一部分是“神之風”“神”），《四史攷編》是除了“聖風”以外，還有“聖神”。馬禮遜和馬士曼是“聖風”“神風”“聖神風”，但是沒有“聖神”，我估計“聖神風”是由“聖風”+“聖神”構成的。羅馬本和《四史攷編》的這樣的區別只出現在福音書裡，在《使徒行》裡只有“聖風”（《神天聖書》裡只有一個“聖神風”）。

[Christ] “基督”和“基利斯督”

【四】 基利斯督乃生如是……自聖風所有之■遇形

【羅】 基督乃生如是……自聖風所有之胎遇形

【神】 夫耶穌基利士督之生為如此即厥母馬利亞聘與若色弗時伊等未相合之先遇馬利亞由聖神風而受孕

【聖】 夫耶穌基利士督之生也如此即厥母馬利亞聘與若色弗時伊等未交合之先馬利亞已由聖風而受孕（《瑪竇》1-18）

羅馬本的福音書都是“基督”，《四史攷編》是“基督”和“基利斯督”，馬禮遜用“基利士督”（在《使徒行》，馬禮遜用“基督”）。

這樣看來，大概先有羅馬本，後有《四史攷編》，而且《四史攷編》是羅馬本的修改節本。

4. 馬禮遜看過完整本？

最後我想談談馬禮遜究竟看過羅馬本沒有的問題。

我看有可能。比如，《四史攷編》裡沒有，但是羅馬本裡有的分段和《神天聖書》的比較起來，還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下：

【四】 ……

【羅】 我洗汝曹以水其洗汝以聖風

【神】 我果以水而施洗爾等惟其將以聖神風而施洗爾等矣

【聖】 我誠以水而施蘸爾等惟其將以聖神風而施蘸爾等也（《麻耳谷》1-8）

【四】 ……

【羅】 蓋達未以聖風曰主謂我主坐于我右至余尔仇為尔足之櫓

【神】 蓋大五得以聖神風而自言云主也謂我主曰坐我右待我使爾仇為爾腳几

【聖】 蓋大五得以聖神風而自言云主謂吾主曰坐我右待我使爾仇為爾足几（《麻耳谷》12-36）

【四】 ……

【羅】 蓋為我及我之言語羞愧者人子顯已與父及諸聖使榮威時必羞愧之也

【神】 蓋凡為我並為我言而羞者人之子既于已與厥父並厥聖神使之榮將來方為伊等而羞焉

【聖】 蓋凡為我並為我言而羞者人之子既於已與厥父及厥聖神使之榮將來方為伊而羞焉（《路加》9-26）

另外，馬禮遜最早翻譯出版的是《使徒行傳》，而且他自己也說過，“我首先印刷的《使徒行傳》是從手抄本中摘選的”。馬禮遜的《使徒行傳》裡只有“基督”，沒有“基利斯督”或“基利士督”，羅馬本只有“基督”，《四史攷編》的《使徒行》裡卻有“基督”和“基利斯督”，這正表示馬禮遜也許參考過羅馬本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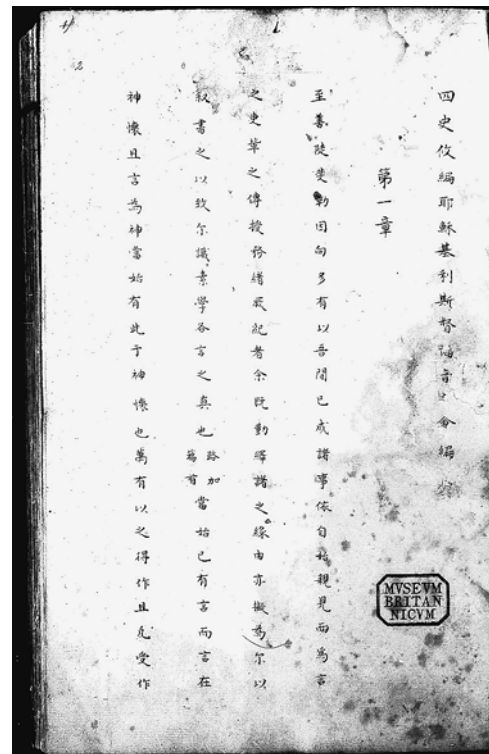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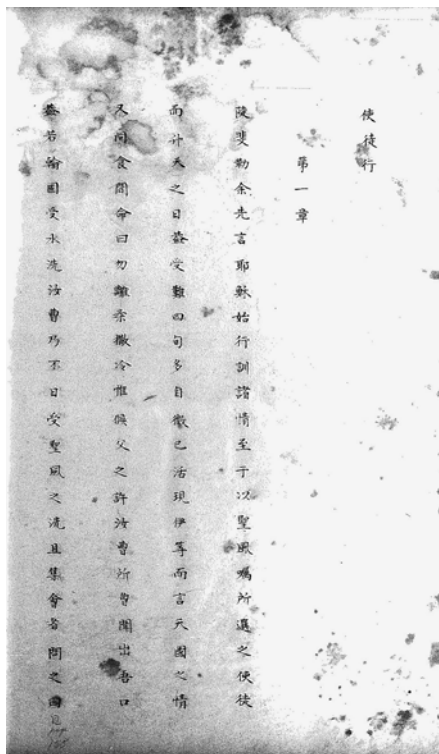
5. 今後的課題

還有很多問題要待考，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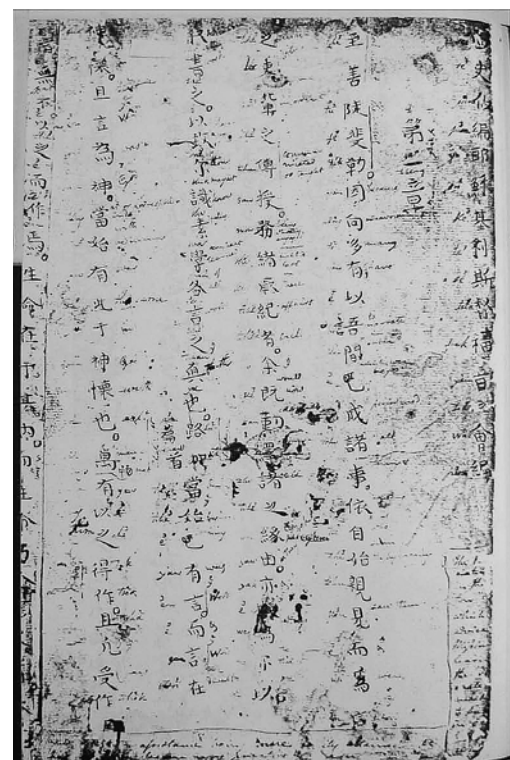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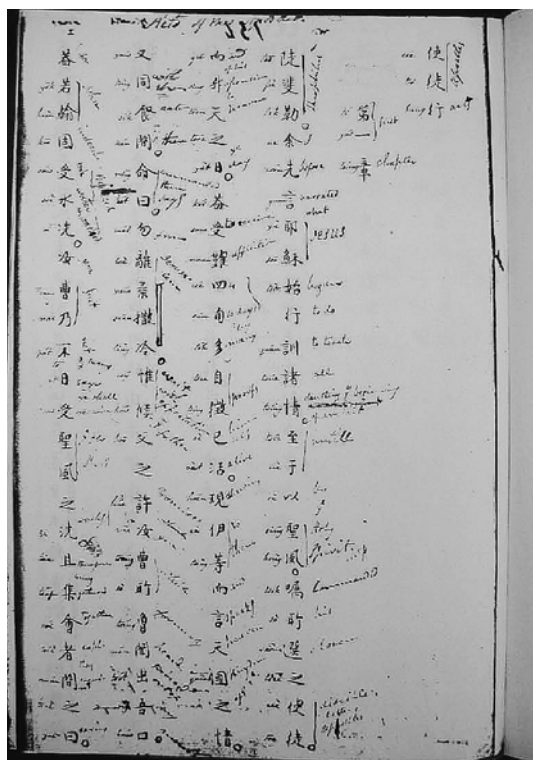
- (1) 白日昇怎樣作“合參本”，有藍本否？
- (2) 詳細的字句的異同的分析
- (3) 羅馬本的收藏過程
- (4) 跟其他漢譯聖經（如《聖經直解》《古新聖經》等）的關係。

（參考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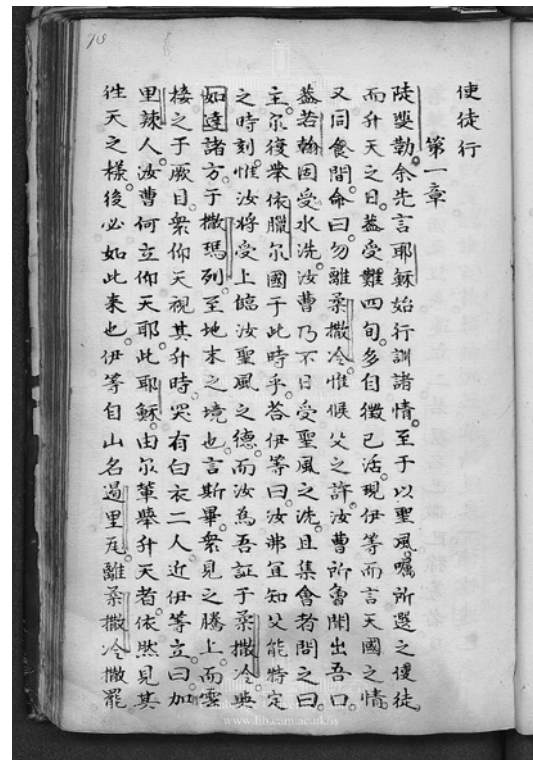
- Bernward H. Willeke, “The Chinese Manuscript in the British Museum,” *Catholic Bible Quarterly*, VII, 1945
———, “Das Werden des chinesischen katholischen Bible,” *Neue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 1960
A. C. Moule, “A Manuscript Chinese Vers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British Museum, Sloane 3509),”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nnée 1949 complete*, London, 1949
矢澤利彦、最初の漢訳聖書について、『近代中国研究センター彙報』第9期、1967
Hubert W. Spillett, *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London, 1973
内田慶市、モリソンが元にした漢訳聖書——新しく発見されたジャン・バセ訳新約聖書稿本』、『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第5号、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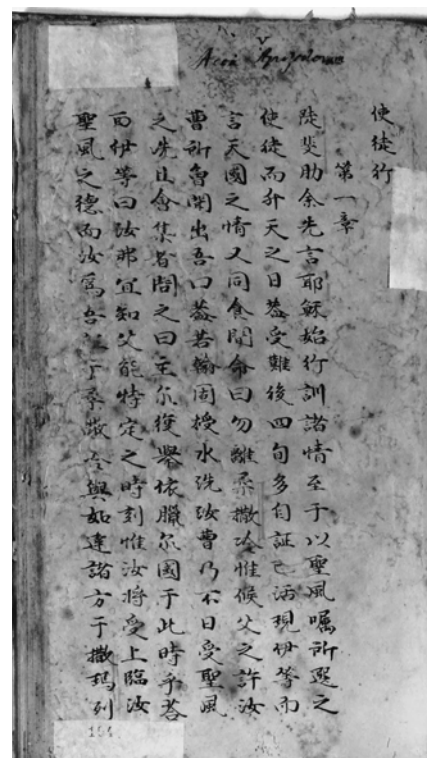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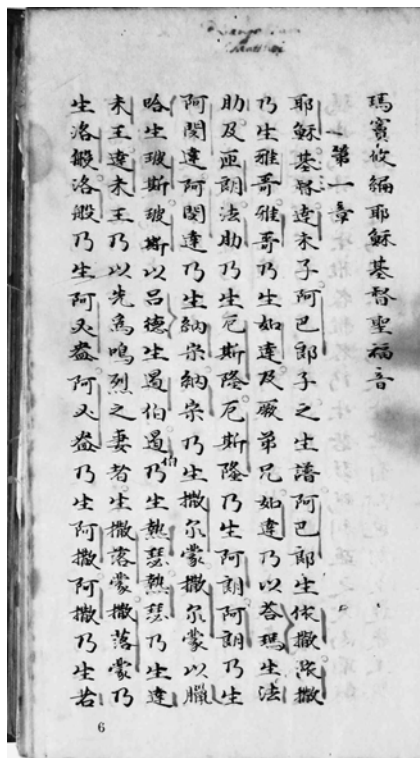
(附圖 1)



(附圖 2)



(附圖 3)



(附圖 4)